

李连庆 著

离乱 情侣

LILUAN QINGLU

•5



离乱情侣

李连庆 著 LI LUAN QING



离乱情侣

李连庆 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北京丰华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9 $\frac{3}{4}$ ·插页1·字数207,000

1988年6月第1版·1988年6月北京第6次印刷

印数00,001—40,000

ISBN 7-80040-031-x/I·27

定价: 2.30元 2.55元(膜)



作者近影

作者小传

李连庆，江苏涟水人，1925年生，1940年参加革命。曾任区委书记、《盐阜大众》主编、市委组织部、中国驻外使馆一等秘书、参赞、大使、外交部副司长、代司长、中央广播事业局第一副局长兼中央电视台台长、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从一九四五年起开始业余创作，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风云急》，散文集《东邻散记》、《樱花之国》、《印度史话》，鲁迅研究《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鲁迅与日本》，剧本《事业弥艰》、《浩气长存》等。现在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第一章

每当学校放假时，吴求索和沈宗淑便相约结伴而行。这引起学校里某些好事的同学和老师的窃窃私议。久而久之，吴求索、沈宗淑也听到风声，但他们并不介意，仍处之泰然。他们这种我行我素的态度，在当时偏僻的苏北一个中学堂，确实被视为异端。而吴求索、沈宗淑这对只有十几岁的中学生，两小无猜，尚未萌生爱情，又都是淮河下游人，同乡间应该相互照应。

有一年学校放寒假，他们同往常一样，相约同返故里。

这一次他们乘的是小火轮。早晨从盐城发船，顺着串场河北上，当天下午抵达阜宁城，找了一家旅店住下。

吴求索告诉旅店老板，雇两辆黄包车，明天一大早拉他们去淮河西乡。

“离家只有几十里地了，又没有什么行李，不妨步行！”沈宗淑不同意。

“唉呀！你是位千金小姐，怎能走那么远的路？”

“过去我们不是坐车就是乘船，白白长了两条腿！”

“现在正值隆冬腊月，天寒地冻，如果再遇上刮西北

风，迎着风，可难走呢！”

“那才是锻炼人的好机会呢！”

吴求索深知沈宗淑的小姐脾气，大凡她一旦打定了主意，别人是很难改变的，而吴求索总是象对待自己的妹妹一样，迁就她，顺着她。他抿着嘴、低下头，不再言语，表示默认了。

第二天一大早，吴求索、沈宗淑吃得饱饱的，便去赶路了。

他们边走边说，从学校里的趣闻轶事到社会上的流言传说；从历代的兴衰到当今的政局；从世界的各个列强争雄到中国的被瓜分被掠夺。他们时而高兴，时而悲愤；时而欢笑，时而哀叹，不知不觉已走了十多里的路程。

突然，沈宗淑感觉周身不舒服，她强忍着，继续前行。但她对吴求索讲的话，似听未听，只是勉强地点头或摇头，却无力回答。

吴求索见沈宗淑沉默了，转过脸一看，发现沈宗淑的脸色不对头，忙问“宗淑，你怎么啦？”

沈宗淑有气无力地摇摇头，接着身不由己的瘫软下来。

吴求索慌忙伏下身，轻轻地摸摸她的额头：“唉呀，宗淑你发高烧了！”

沈宗淑两眼有目无神地看着吴求索，昏昏沉沉的把手搭在吴求索的肩上。

吴求索顿时踌躇起来，这前不见村后不见店的，路上又难得见到行人，可该怎么办？

吴求索把自己的绸缎长棉袍脱下来，披到沈宗淑的身上，然后把她背起来往前走。

一口气走了十多里，吴求索的体力逐渐消耗下来。他觉得两只脚仿佛有千斤重，不听使唤了，而身上却是汗淋淋的。他害怕延误了时间，给沈宗淑带来不幸。他要对她的安危负责。又走了几里远，终于见到前面有一个小村庄。他使尽全身力气，放快脚步，直奔小村而去。

村里人见到一个小伙子背着一个年轻的姑娘，都以一种好奇的眼光看着他们。

吴求索全然不顾地背着沈宗淑径直向比较富裕的一户人家走去。

吴求索来不及打招呼，看到屋里有一张床，不管主人同意与否，先把沈宗淑放到床上。

“扑通”一声，吴求索跌倒在地。

这家老公公、老婆婆不问来者何人，忙把吴求索抱起来，只见他衣着整齐，额角方圆，一表人材，定是富家子弟。老公公连声叫：“小先生，你怎么啦，快醒醒！”老婆婆很机灵，她两三步跑到厨房里，端出一碗热粥。老公公扶着吴求索，老婆婆把粥送到他嘴边。

吴求索闻到粥香，连喝了几口，慢慢苏醒过来，连连呼道：“赶快救人，赶快救人呀！”

老公公指指床上的沈宗淑：“她怎么了？”

“她在路上突然生病了！”

“她是你什么人？”

“她是我的同学。”

老婆婆两眼凝视吴求索，眼里闪出疑惑的光芒。

吴求索急忙改口说：“不，不，她是我的妹妹！”

老公公笑笑：“不管是你的同学还是你的妹妹，现在她

昏迷不醒，病得不轻，得赶快请医生！”

“对、对，但不知哪里有医生？”

老公公不慌不忙说：“离这里七八里有个小镇子，镇上有位马医生，医道还算不错，方圆几十里的人家都找他看病。”

“那我现在就去请他。”吴求索说着拔腿要走。

老公公拦住说：“听你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吧？”

吴求索点头称是：“对，我是河西人。”

老公公又说：“一个外乡人，人生地不熟，你知道到哪里去找啊！”

吴求索脸一红，忙解释道：“我因急于请医生给我妹妹治病，做事孟浪，望老公公多指教！”

老公公捋着胡子，哈哈一笑：“这也难怪，小先生救人心切。不过你太累了，还是在我家憩息憩息。古人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老生愿代你去请医生！”

“不，不，我不累，我一定得陪老公公一道去，可以把妹妹的病情先给医生仔细讲讲，医生也好对症下药！”

老公公见吴求索执意要去，也不再阻拦。他转过脸来对老婆婆说：“你快弄点热水，给这位姑娘搽擦脸，再喂她几勺开水，给她盖上两床厚被子，让她暖和暖和，出一身汗，兴许就好了呢。”

老公公和吴求索走后，老婆婆烧了一锅开水，舀了几勺倒在铜盆里，又把洗脸手巾放到里面，端到沈宗淑面前。她一面给沈宗淑洗脸，一面仔细端详着她的面容。只见沈宗淑脸色雪白，眼睛呆滞，确实病重。但她发现沈宗淑脸型匀称，大眼睛，薄嘴唇，洁白的牙齿，细嫩的皮肤，长得非常

俊俏，老婆婆不禁产生喜爱之感。她自言自语地说，要是我有这样一个闺女多好。再看沈宗淑的装束打扮，全身都是细软，定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她给沈宗淑擦完脸，又从锅里舀了一碗热水，拿了把汤勺，坐到沈宗淑的面前，一勺一勺喂她。沈宗淑微微地睁开眼睛，看了老婆婆一眼，又闭上了。老婆婆又从箱子里抱出两床被子，将沈宗淑身上的锦缎棉旗袍和棉裤脱下来，将被子盖到身上，又从头到脚塞得严严实实的，半点儿风也吹不进去。然后坐到床边守着沈宗淑，等候医生的到来。

大半天工夫，老公公、吴求索请来了约莫有五十多岁的马医生。

马医生一进屋什么话也未说，就坐到沈宗淑的床边，拉过她的手便号脉，看舌苔，然后对着吴求索说：“是烈性痘疮传染病。现在是前驱期，两三天后进入发疹期。先出斑疹，斑疹起初是暗红色小斑，几个钟头之后隆起，按上去有坚实之感，医学上叫做丘疹。轻的两三天，重的时间要长些。丘疹出齐了，热度自然下降，全身症状减轻。接着丘疹变成疱疹，中间凹陷呈脐形，全身皮肤发红。几天以后，疱疹渐渐变成脓疱。这时候身上再次发高烧，过四五天脓疱渐渐干缩，结成痘疤，热度渐渐下降，两三个礼拜痘疤脱落，重的留下疤痕，乡下人叫它麻子，轻的不留疤痕。”

“是属于轻的还是属于重的呢？”吴求索急于想知道。

“现在不能断定，要等斑疹出来以后才能看出眉目！”

“如果属于重的，有无别的危险？”这是吴求索最关心的事。

“如果不发生继发性感染，不会引起别的病症。”马医生

瞧瞧吴求索又瞧瞧老公公、老婆婆，加重语气：“当然啰，这要及时治疗，药对路，多吃有营养而又容易消化的食品。特别是精心护理非常重要，譬如说屋里要干净，空气要流通，出疹时要帮助病人翻身，防止褥疮，病人的指甲要剪短，用布把双手裹好，不让她乱抓乱搔，如果抓破了脓疱，便会引起感染。斑疹、疱疹的时候，要给她涂点止痒的药膏。总之是三分吃药，七分护理、调养，这样才能保证病状的自然发展，减轻症状，不致于落下不良的后果！”

吴求索听马医生对沈宗淑的病分析得有条有理，心中暗暗高兴，真是上天保佑请了一位好医生，宗淑有救了。

“请马医生给姑娘开个药方，赶快抓药煎服！”老公公马上从屋里拿出纸墨笔砚，放到马医生的面前，并且动手磨墨。

马医生点点头，他铺开纸，拿起笔在砚台里蘸饱墨，略思片刻，笔就在纸上沙沙作响，如同行云走马似的，迅速地写出一个药方：连翘三钱，金银花三钱，蝉蜕一钱，赤芍三钱，甘草一钱，板蓝根三钱，地丁三钱。写完了药方，马医生嘱咐道：“要用水煎，每剂服两次，连服三剂，再根据病情，酌量增减。”

吴求索随即付给医生五块银元的出诊费。马医生连连感谢，心想到底是读书人，才如此的大方。

马医生走时，招呼吴求索跟他去取药。吴求索二话不说，拿起药方便走。

老公公伸手从吴求索手中夺过药方：说：“吴先生，你让我去吧，你留下照顾姑娘！”

吴求索对老公公的热心非常感激，他见老公公那副憨

厚、老实的样子和老婆婆那副慈祥、温和的面孔，心想这是多么善良的一对老夫妇啊！将来要好生报答。在后来的交谈中他知道老公公姓刘，名敦厚。他的为人如同他的名字一样，敦厚诚实、乐善好施。邻里遇到红白喜事，都少不了他帮忙，但从不要别人报酬。乡里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刘老好。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他的妻子同他一样是个热心肠，乡里人都叫她老好婆。刘老好夫妇有一个独生子在外乡教书，媳妇也跟着儿子洗衣做饭去了。家里只剩下老好夫妇，有三十多亩地，一头牛，五六间房子，每年也能收二三十笆斗粮食，儿子每月再寄点钱回来，供老人零花，生活过得不错，算是小康之家了。老俩口子唯一不满足的是膝下没有个女儿。所以见到女孩子就格外喜欢。他们对沈宗淑这样的关切，大概这这也是一个原因吧。

医生认真的治疗，吴求索和刘老好夫妇的精心护理，加之病人同病魔的顽强斗争，沈宗淑很快恢复了健康，而且身上没有留下疤痕和别的后遗症。

沈宗淑无比的高兴，兴奋起来又唱又跳，仿佛同死神打了一场恶仗，她是胜利者。她感谢医生的高超医术，感谢吴求索和刘老好夫妇的精心调养和护理。从刘老好夫妇两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身上表现出来的助人为乐的高贵品德，使她改变了过去那种认为农民脏、愚昧、落后，看不起他们的观念。她又象发现新大陆一样，觉得在吴求索的身上有着金子般的光彩夺目、玉石般的洁白无瑕，爱人甚于爱己的高尚情操。他又有才华和远大抱负，同自己的志趣非常相投。如果将来委身于他，同他结成终身伴侣，该是多么幸福、多么理想。从此，沈宗淑深深地爱上了吴求索。

沈宗淑的心思很快被刘老好夫妇发现了。他们问她：“沈小姐，你同吴先生到底是什么关系？”

沈宗淑立刻红了脸，但她毫不掩饰地说：“我们是同学，要好的同学。”她不知道吴求索曾经告诉两位老人他们是兄妹关系。

而吴求索确实实是把沈宗淑当做妹妹看待的，压根儿没有想过爱她。他现在的兴趣在读书，将来要成为一个救国救民的学者、专家……同时，沈宗淑是个大财主家的小姐，他是个穷学生，怎敢高攀呢？这样不现实的事，他是不考虑的。所以对沈宗淑的亲昵态度和投来的深情目光，他却感受不深。

一天，沈宗淑乘刘老好夫妇外出，她把吴求索拉到自己身边，随手拿起一把梳妆的镜子，对照着自己的脸：“求索兄，你看我成了丑八怪了，一脸的黑斑，怎么见人去！”

吴求索虽然年轻，但是对于女人爱美的心理，他还是知道的。这几天他发现沈宗淑时常拿着镜子左照右照，用手指扣摸脸上黑斑，有时脸上出现忧郁不安的神情，有时哀声叹气。他已猜透了沈宗淑的心思。他想应该安慰她，解除她的焦虑，便说：“宗淑，你不要担心，你脸上的黑斑，过一段时间，自然就会褪掉，恢复原先美丽的容貌！”

“你骗人，你在骗我！”

“这是医生告诉我的，有科学根据！”

“医生的话也不全都是对的。这里的乡邻大嫂告诉我，你一脸的黑斑，即便你家里再有钱，英俊的男子也不会……不会……娶你的！”沈宗淑满脸通红，羞怯地低下头。过一会她又不好意思的把头偏过来偷偷地看着吴求索。

吴求索很佩服沈宗淑的勇气和大气。在一个男人的面前说出隐藏在内心最深处的话，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他既安慰又鼓励：“宗淑，我认为你这些担心是多余的，象你这样的名门闺秀，有才有貌的千金小姐，何愁没有才华出众的美男子追求你呢？”

“你哄人，你在哄我！”她娇柔、妩媚而又调皮的看着吴求索。

“我从来不哄人，更不会哄你，我相信你将来一定会找到一个如意郎君！”吴求索半开玩笑的，“可到时不要忘记请我吃喜酒啊！”

“如果真的没有人喜爱我，那时我得找你……”沈宗淑话到嘴边留半句，她实在是说不出口。她想天下哪有女子这样大胆地说我爱你，我要嫁给你的，因此改口说：“我要找你帮忙的！”一双明亮而又勾人心魂的眼睛布满了绵绵柔情，一动不动地紧紧地盯着吴求索，象是要对吴求索说话似的：“求索，我爱你，狂热的爱你，真心诚意的爱你！”

此时的吴求索并不懂沈宗淑话里的含义，也未看清她的表情，仍一本正经地说：“我一定帮忙，帮忙到底！”

“傻瓜！”沈宗淑见吴求索全然不懂她的意思，狠狠地骂了一句。

第 二 章

吴求索的家住在淮河堤下一个农村小集镇上。南来北

往，交通方便，小镇甚是兴隆。

吴求索的父亲吴文超，是位日本留学生，有名的教育家、实业家。吴求索的母亲是城里大户人家的小姐，手里有一笔不小的积蓄。吴求索是个独生子，父母很疼爱，但不娇惯。他的父亲按照日本人的教育方式，对儿子管教极严。吴求索五岁就上学，如果稍一贪玩，功课没有做好，便要受到父亲的训斥，甚至是体罚。那时他母亲尽管心疼他，也不敢在他的父亲面前求情，只能在事后，吴求索不在场的时候，才抱怨丈夫，不该没轻没重地打孩子，万一打出个好歹，就这么一个儿子，将来我们指望谁呢？他的父亲在这个时候，常常是不吭气，任凭老婆数落，内心里却在后悔。由于父亲对他的严格要求，吴求索从小就养成爱读书的习惯，但在他的思想里也埋下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根子。

吴文超从日本留学回国以后，先同本地名流卜宇澄在本县的一个中学里教书。不久，他结识陶行知，对陶行知的“教育救国”主张甚为赞同。他协助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学校，实行平民教育，提倡学生要读活书，反对死读书。他常常对吴求索说，中国之落后、贫穷，任人欺侮、宰割，就是因为中国人文化低、知识少，愚昧无知，只有办好教育，特别是平民教育，让普通的人都有知识都有文化，才能救中国。一九三〇年，晓庄师范学校被国民党政府封闭，陶行知逃往日本，吴文超偷偷地回到苏北，将妻子的金银首饰变卖掉，到苏北东部沿海开垦了一片荒滩，种植棉花，又在附近的东滩镇，开办起一个纱厂。他想教育救国失败了，再搞“实业救国”，一定要把山河破碎的旧中国救过来。他又训诫吴求索，要想振兴中华，必须走实业救国这条路，只有工

业、农业发达了，经济实力雄厚了，外国人才不敢欺侮我们。

他希望吴求索将来专攻经济。吴求索也是默默地听着，不言不语，他早为父亲的爱国爱民的思想所感染，立下了振兴中华的宏愿。在吴求索中学快毕业将要考大学的时候，他父亲经营的垦荒种棉和纺织厂，由于日本、英、美的棉花、纱布在中国市场上大量倾销，竞争不过他们，不得不被迫宣告破产。吴文超也被迫离开家乡，临时到江南一家大学执教。他利用江南交通方便，奔走于苏州、无锡、常州、南通、上海等地，筹措资金以图东山再起。

吴求索茫然了。父亲从事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都先后失败了，显然这两条路走不通了。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救中国呢？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呢？一天晚上，他约沈宗淑走出校门，沿着串场河边走边把自己的苦恼告诉她。

沈宗淑是一位外表冷静，心里燃着一团火的姑娘，她比吴求索小两岁，低一个年级，可是她早熟，心眼子多。她听完了吴求索的倾诉，默默地想了一想，说：“为什么不学班超呢？”

“投笔从戎！”

“你若是学班超，我愿学花木兰，女扮男装，陪你一道到东北，参加义勇军！”

吴求索直摇头，“现在为时过早。”

“那我们就去投考中央军校，先是受一番军事训练，学会打仗，以便抗御外侮！”

“不、不、不！”吴求索连连摇头，“不可轻举妄动，还是乘我们年轻的时候，多读点书。周佛海、胡适之先生不是

提倡读书救国、科学救国吗？我反复想过，他们的话有道理。如今要富国强兵，就得要有知识，懂得科学。造飞机、造大炮，不懂得科学技术怎么行呢？”

“那学什么呢？”沈宗淑疑惑地说，“你父亲先办教育，后办实业，不是都失败了吗？”

“我想学科学！”

“中国科学十分落后，有什么好学的呢？”

吴求索回答不出来。两个人低着头，默默地朝前走，不觉已经到了市区登瀛桥头。

忽然，沈宗淑一把抓住吴求索的手，用力一拉，两人跨上了登瀛桥，她雀跃般地边跳边说：“求索，有了，有了。”

吴求索惊讶地问：“宗淑，什么办法？”他向前跨了一大步，紧贴着沈宗淑等待着她说出什么好主意来。

“到国外留学！”

“到外国留学？”吴求索一听到这几个字，象似被针扎了一下。他在以前确曾有过这样的念头。而今天，他认为已成梦幻。父亲经营的垦田、纱厂已经破产，母亲的积蓄也都花光了，现在的财产只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哪有钱供他到国外留学，而且是一笔不少的钱，怎么能再有此奢望呢！他无精打采地摇摇头。

沈宗淑一怔。“怎么啦，求索！你不是跟我说过，你想到国外留学吗？今天怎么又摇头了呢？”

吴求索嘴角露出一丝苦笑，痛苦地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沈宗淑被弄糊涂了：“求索，莫非你有什么苦衷？尽